●2026年,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九十载岁月流转,綦江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,长征精神如何在这片红土地上接续传承?

寻找答案,不妨从两件寻常旧物说起。石壕镇,七枚斑驳的铜钱被郑重地锁在红木箱中,那是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纪律铁证;安稳镇,一碗羊肉汤的香气从1935年的枫香树下,一路飘进今天的红军街和羊肉美食村,那是“军民鱼水一家亲”的滚烫民心。

当年亲历或听过这些故事的人,多已步入暮年。而在故事发生地,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接过话头往下讲,他们用青春的声音,把长征精神讲给南来北往的游客,也讲给这片正在振兴的土地。

七枚铜钱无言 一碗羊汤滚烫

听綦江年轻人新讲长征故事



丁大乾珍藏的铜钱。记者 马卓 摄

七枚铜钱:萝卜坑里的铁纪与回响

红军长征途中,恪守着铁一般的纪律。在綦江石壕镇,这份严明的纪律被老百姓具象化成了几枚斑驳的铜钱。

红木箱里的“传家宝”

深秋的石壕镇梨园村,山风微凉。64岁的丁大乾从屋里抱出一个红色的木箱,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帕子。一层层揭开,七枚铜钱静静躺在中央。岁月的侵蚀让它们露出斑驳的铜绿,有的边缘已经磨圆,字迹模糊。凑近仔细辨认,在最大的一枚上,还能依稀看清“四川”两个字。

丁大乾的父亲丁正海,正是“萝卜铜钱”故事的亲历者。1935年红军路过石壕,村民因听信谣言纷纷躲藏,丁大乾的爷爷奶奶没走。红军问能不能拔地里的萝卜吃,老人点了头。两天后丁正海回家,发现萝卜坑里每一窝都放了一枚铜钱,玉米秆下还藏着一包。

“家里原本有两袋这样的铜钱。”丁大乾回忆道,20世纪80年代生活艰苦,家里拿去收购站卖掉了一部分。“现在想起来,心里还是觉得可惜。”

“小时候,父母就常拿着铜钱,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。这是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证明,珍贵得很。”入党40年的丁大乾,把这剩下的七枚铜钱当成了真正的传家宝,还经常把七枚铜钱的故事讲给村里的孩子们听,讲给来采摘杨梅的游客听。

对于它们的未来,丁大乾早有打算:留几枚给后人做念想,剩下的捐给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,或是镇上的历史展馆,“要让更多人看到,红军当年是怎么守规矩的。”

青春声音里的“铁纪”

铜钱虽无言,但听故事的人,把它讲出了声。40岁的赵启梅是綦江永新镇人,2021年参加讲解员培训后,成了石壕镇的红色讲解员。为了讲好这段故事,她专门找当年见过红军的老人聊天,还跟着丁大乾重走过萝卜地。

“听别人讲,不如自己亲眼看到、亲手摸到。”赵启梅现在带团,习惯“还原场景”——她带着游客一步步走到梨园村那片萝卜地,亲手扒开萝卜坑,身临其境。前几天,她带了一个老年团,讲到铜钱时,一位89岁的老党员泪流满面,“他说被带进了那个场景里,我看着他流泪,自己也觉得动容。”

30岁的熊斯斯,在石壕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工作三年了。她第一次完整听到“萝卜铜钱”的故事,是2023年镇上编撰红军故事书的时候。熊斯斯见过丁大乾三四次,每次听他讲,都能捕捉到新细节。为了把故事讲活,熊斯斯用第一人称视角,把红军送铜钱的细节一步步清晰还原。

在石壕镇,像赵启梅、熊斯斯这样的红色讲解员有50多人。镇上的居民,从老人到小孩,基本都能讲上几段红军故事。



丁大乾在萝卜田讲述“萝卜铜钱”的故事。记者 马卓 摄



一碗羊肉汤陈列馆。记者 周媛媛 摄



学生研学参观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。特约通讯员 吴先勇 摄



王先金站在枫香树下讲述母亲刘维珍的故事。记者 马卓 摄



讲解员向参观人员讲解一碗羊肉汤的故事。记者 周媛媛 摄

一碗羊肉汤:枫香树下的温情与新生

如果说七枚铜钱见证的是红军铁一般的纪律,那么在安稳镇枫香树下,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,则盛满了军民鱼水交融的滚烫民心。

枫香树下的那碗羊汤

安稳镇羊角村,一棵树龄400年的枫香树枝繁叶茂。86岁的王先金就住在离树百余米远的地方。采访那天,他特意戴上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虽然年事已高,但他口齿清晰,思路分明。望着这棵相伴了一辈子的老树,王先金回忆道:“其实,91年前母亲刘维珍住的老屋,离这棵枫香树还要更近些。

1935年1月,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师红二团进入綦江,指挥部就设在这棵枫香树下。当时,团防兵大肆造谣污蔑红军,受惊吓的村民纷纷躲入山林。刘维珍刚生完孩子,身体虚弱,只能留在了家中。

三名红军战士敲开了她的门,耐心地给她讲红军的政策。随后,一名战士拿来了旧军衣、雨衣,还端来了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。喝完汤,刘维珍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她跑到乡亲们藏身的山洞,把躲避的人一个一个劝了回来。在她的动员下,村民们陆续返乡,给红军提供情报和帮助。

“我母亲后来反复给我们讲起那段故事,还一再叮嘱我们要听党话、跟党走、报党恩。”王先金说,受到母亲的言传身教,自己和哥哥王先云、弟弟王先瑜先后入了党,积极追求进步。王先金曾任羊角小学党支部书记,几十年来,从在学校的讲台上给师生讲,到退休后在老年协会讲,这碗羊肉汤的故事,他讲了无数遍。

让他印象最深的,是2022年给重庆师范大学的学生们讲的那一场。“那是个冬天,大学生们坐在台下,眼睛闪闪发亮,听得特别认真。”王先金回忆,讲到母亲去山洞劝乡亲们回来时,学生们忍不住鼓起掌来。结束后还有好几个学生围着他,说想把这些故事带回学校去,“看到他们那个样子,这个故事我愿意一直讲下去。”

青春接棒续写“暖心汤”

如今,这把讲述的接力棒,传到了更多年轻人手里。

25岁的刘瑞琦是安稳镇本地人,自2026年6月起,成了“一碗羊肉汤陈列馆”的讲解员。“一碗羊肉汤”的故事,刘瑞琦12岁就听爷爷讲过。“小时候听故事,只觉得喝羊肉汤很正常,有好吃的谁不高兴?”刘瑞琦感叹,“长大后才明白,红军的长征路艰苦,却把羊汤端给了老百姓,何其珍贵。现在讲这个故事,我会把这份感受一起讲进去。”

在馆里正式讲了几个月后,让刘瑞琦心里最受触动的,是一群十岁不到的孩子。那是安稳学校三年级的一群小朋友。“有个小女孩指着馆里的画报问我‘刘维珍当时为什么不跑呀’。”刘瑞琦说,她当时愣了一下,她讲过很多遍这个故事,但孩子们问的是汤端上来之前的事。她顺着这个问题讲下去:刚生完孩子,身体虚弱,屋里连口热饭都没有,外面还在传红军“拉兵伤人”的谣言……后来刘瑞琦再讲这个故事,会先把这份“无助”讲透。

37岁的刘丹在安稳镇经营“刘家正街羊肉”。“一碗羊肉汤”的故事,她从小就听。“那时候小,记得都是些片段。”刘丹说,真正把故事听全,是近几年的事。“我也是当母亲的人。想到那个年代,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孤零零地留在家里,突然有人端来一碗热汤,那种从绝望里被拉一把的感激,我太能体会了。”如今遇到外地食客,她也会主动讲讲“一碗羊肉汤”的故事。

同样爱讲红军故事的,还有“文羊庄”的老板文利。他每年八一建军节,都会带着店员去乡镇给退役军人送免费的羊肉米线。文利的大儿子31岁,如今已是一名青年教师,19岁的小儿子在读大学。兄弟俩从小听着“一碗羊肉汤”的故事长大,未来都有接班传承这份温暖事业的打算。

记者手记

长征精神的青春回响

在綦江采访的几天里,我深切感受到,红军长征的故事,绝不仅仅停留在泛黄的史料里。它还被一群年轻人用最鲜活的方式,重新擦亮了。在石壕镇的萝卜地里,在安稳镇山顶的陈列馆中,甚至在羊肉美食村冒着热气的灶台边,年轻人都在讲。

这种讲述,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。石壕镇石泉村经营餐馆的女青年刘云倩,闲时总爱给顾客讲讲红军故事,她的店也因为红色旅游火了起来。文化传承与生计发展,在这里形成一种朴素而动人的共生关系。

年轻人能安心留下来讲故事,离不开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与整体统筹。安稳镇副镇长叶昭辉给我描绘了一个精妙的“产业闭环”:陈列馆负责“情感唤起”,红军街负责“留住消费”,全羊宴作为“流量变现的接口”,把游客的“点单”变成加工端的“订单”,后端企业再通过保底收购为养殖户兜底。如今,全镇山羊产业产值达2.8亿元以上。

在石壕镇,煤矿关停后的转型之路同样越走越宽。该镇宣传委员、统战委员张珂说,镇里“两手抓”:一手引进企业,让年轻人就近上班;一手将红色遗址串成3公里研学环线,让年轻人在家门口吃上“旅游饭”。通过“老带新”,赵启梅、熊斯斯等年轻人迅速成长,全镇今年已接待研学团队300余个。未来,他们还要把红色研学的“流量”,变成乡村消费的“留量”。

从镇街的生动实践,到区级的谋篇布局,一条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。綦江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罗耿告诉我,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綦江主体建设区正围绕“两园一点”稳步推进:石壕片区重点呈现红一军团转战綦江历史,安稳片区彰显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战略意义,永城片区以王良故居为核心打造英雄人物主题宣教阵地。2021年以来,綦江已完成石壕红军烈士墓、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、红军桥等14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,资金上采取“国企投资+专项资金+社会资本”的多元筹资路径,社会资本在运营端发力。8公里长征实景教学步道、跨区域红色环线以及“綦迹”文创IP正在加速成型,未来的红色研学将向“标准化、精品化、品牌化”转型。

綦江的红色家底远不止于此。在这片红土地上,跨越时空的讲述从未停歇。这份让人明辨是非、向光而行的力量,正被一代代年轻人接过来、传下去,生生不息。

文/重庆晚报-厢遇首席记者 王薇 见习记者 周星辰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马卓